

72年前,农历三月初六,日军在文昌东阁镇的鳌头村、金牛流坑村、林村等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,短短几天时间,数百名无辜村民惨死在屠刀、枪口之下。如今70余年过去,惨遭屠戮的村庄早已恢复了正常的生活,但国仇家恨却始终没有忘记。在这些村庄,村民或立起纪念碑、或在亲人墓前竖起日军跪像,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着后人,这里有一段不能被忘记的历史。

“七七事变”纪念专题 铭记历史

农历三月初六,不是什么节气,也或许不是黄道吉日,对多数人而言,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。杨桃树、青瓦房、水井口,也不过是海南农村常见的事物。但对于文昌市东阁镇的鳌头村、金牛流坑村、林村等地的许多村民来说,三月初六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,杨桃树、青瓦房、水井口则是让人想起即会流泪的场景。

72年前,农历三月初六,日军在这些村子里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,短短几天时间,数百名无辜村民惨死在屠刀、枪口之下。

72年后,生者缅怀,死者却不能安息。

难忘那一年三月初六

午饭后,躺在吊床上,呼吸着新鲜空气,抽上一支烟,是东阁镇鳌头村90岁老人杨必森习惯了的生活方式。时隔多年,点燃一支烟的动作对老人来说还是有点困难。双手严重残疾,只剩下七根手指,是72年前那场劫难给老人留下的伤疤,回忆起当时的场景,老人忍不住哽咽。

“那年我19岁,和其他有志青年一起参加了革命。三月初六,地瓜熟了,我回家帮着妈妈收获,没想到就是那天早上,汉奸带着日本人到村子里来了。”杨必森老人的语气很平和,回忆里的三月初六就像昨天。看见日军进村,杨必森藏进了家里挖好的地洞,却被日军抓了出来。回到地面上,村里已经四处燃起了大火,杨必森被推进火里,忍受着肉体灼伤的痛苦和周围日军肆意的大笑。“晚两分钟,我恐怕就坚持不下去了。”杨必森说,活下来,代价是全身严重烧伤、双手落下终生残疾。

随后的几十年里,杨必森吃着百家饭、穿着百家衣,唯一不变的是身体的伤痛和内心的愤恨。“我要找日本人讨回公道!”老人说,伤疤每痛一次,这个愿望就愈发强烈。

同村的杨爱兰老人,今年85岁,仍住在鳌头村。72年前的那一天,杨爱兰和其他十几名村民一起,被关在一间狭小的厨房中,等待着死神降临。“大人们意识到了生命危险,将3个小孩藏在簸箕底下,我则用厨房里的柴刀割断绳子逃了出去。”杨爱兰说,再回到村里时,那间厨房已经烧成

72年前日军在文昌大肆屠杀村民,犯下滔天罪行——

就盼着讨还公道这一天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图见习记者 陈元才



文昌东阁鳌头村86岁幸存者杨爱兰。



文昌抱罗镇抱石马村幸存者谢春梅。



文昌东阁鳌头村90岁幸存者杨必森。



文昌东阁金牛流坑村幸存者邢谷煌。



文昌市东阁镇红星村委会林村,村民为了纪念在抗战时期遭受日军屠杀的村民立起了纪念碑。

了一片废墟,曾经亲密的亲人,已化作焦炭。“一帆风顺、出入平安”老人家门口的祝福,仿佛是对她侥幸逃生的注解。

同样幸运的,还有她的妹妹杨爱珍,虽然当年只有4岁,但老人胸口两条伤疤,让她没办法忘记那一天。“刮起北风心口就会痛,听姐姐说起那天的景象,我也会跟着流泪。”

当天,鳌头村43名村民死于非命,一个月时间里,共有73名村民永远地离开了亲人。杨爱兰老人说,这么多年了,她只想要一句“对不起”。

杨桃树水井纪念碑 诉说死者冤屈

临近鳌头的金牛流坑村,在同一天,亦惨遭屠戮。“村里有一棵杨桃树,树下曾有一块青石板,是村民们喜欢纳凉谈天的地方。”80岁的邢谷煌,这位如今唯一健在的屠杀幸存者,经历过那场屠杀,青石板下血流成河的景象,让人闭着眼睛也能记起。

“38条人命,一上午时间,就在杨桃树下,全没了。”邢谷煌说,当年8岁的他,被大人们驮着从房顶逃脱,一路奔向村后的树林,惨叫和火光让他一直没敢回头。而数天之后在踏上这片土地时,迎接他的是遍地焦土和不再动弹的尸体。

同样幸存的,还有10岁的邢春兰,大难不死的她被日军在全身上下捅出七个血窟窿,但幸运的老人活了下来,后于2001年去世。据她留下的回忆,村里的男女老少被日军以办“良民证”的名义集中在村民姚启山家,等待着残暴的日军交给他们一张护身符,但良民们等来的却是冰冷的刺刀和滚烫的枪口。“少女被轮奸后杀死,姚启山家的房子关着数十人,浇上汽油后全部烧死,被屠杀村民的喊叫声邻村都能听见。”

根据老人的回忆,村民邢谷东整理出了当天的惨状,令闻者汗毛竖立。

等到海南岛抗战胜利那一天,曾经有300多村民的金牛流坑村,只有不到40人回家。

今年83岁的林鸿通,也曾经历过这一切,他的家在林村,距离金牛流坑村不过几百米之遥。林村村口有一口水井,林鸿通小时候,时常下井玩耍,直到1942年农历三月初六,林村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“11岁,还是懵懵懂懂的年纪,日本人让我们10个孩子去井边取水,等我和姐姐到了井口,已经有一个孩子被刺死后推进井里。”林鸿通回忆到,由于小时候时常下井玩耍,还没等日本人动手,他就跳进井里。

最终,林鸿通和姐姐林月英幸存了下来,在他们脚下,是另外8个孩子的尸体。在当天的屠杀中,共有72名村民死于非命,全村24户人家中,有9户从此消失。

那口供养村里人生活的水井,如今依旧在哺育着林氏的子孙,只不过在不远处,三座孤零零的坟茔,三块纪念碑,诉说着死者的冤屈与不甘。

国仇家恨 幸存者盼讨还公道

其实不仅仅在东阁镇,罗豆、抱罗、中兴、南阳,发生过文昌民间所说的“四大惨案”,并得到文昌市委党史研究室、文昌地方志办公室的证实。

今年94岁高龄的谢春梅老人,就住在抱罗镇上,儿孙满堂让



她尽享天伦之乐。老人老家离镇上不远,就在5公里外的抱锦村委会石马村,但那里却留下了老人一直不愿意回想的记忆。

1942年正月十六,22岁的谢春梅起了个大早,但她看到的却是超过100名全副武装的日军进村。日本人的第一次屠杀,我带着儿子躲过了,没想到正当村民们回村里,日军真正的屠杀才开始。”谢春梅老人回忆,当时日军将村民们集中在杨桃树下,正准备用机枪扫射,老人下意识逃跑,却被击中腿部,随后凶残的日军又在她身上补了7刀……

等老人醒来已是傍晚,此时已经有172名村民失去生命。老人说,每当回忆起当年的场景,总是不寒而栗,以至看到电视里的抗日剧,就会触及老人心中的痛。

如今七十余年过去,惨遭屠戮的村庄早已恢复了正常的生活,但国仇家恨却始终没有忘记。近几年,在石马村每年都会公演抗战琼剧缅怀先人。在文昌其他地区,村民或立起纪念碑、或在亲人墓前竖起日军跪像,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醒着后人,这里有一段不能被忘记的历史。

邢锋,鳌头村村民、被屠杀的幸存者后代,他正筹备帮助当年冤死和幸存的同胞讨回公道,消息传到这些曾经遭受过苦难的村庄,他们自然而然地响应了邢锋的行为。“多少年来,就盼望着讨还公道这一天。”“赔偿我不要,我只喜欢得到一句真诚的道歉。”“他们要为当年的所作所为负责。”村民的诉求几乎都一样,只求讨还一个公道。

而随着邢锋工作的进展,我们似乎可以看到,那一天不太遥远,逝去的灵魂终得安息。

文昌抱罗镇抱锦村委会石马村,日军曾在这里屠村,这棵杨桃树下是当时屠杀的现场。